

生命诗学与忠诚叙事

——读诗人陈灿的《瞬间》



涂国文

诗人陈灿的诗歌创作，经历了一个从短章到恢宏乐章、从革命英雄主义叙事向时代赞歌的嬗变过程。然而，他的战士生命底色、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爱、诗歌中的忠诚叙事，始终如一。诗集《瞬间》是他40余年诗歌创作的选粹，可概括为军旅诗人与政治诗人两个不同的书写阶段。前者诗歌风格如出膛的子弹，如匕首，短小、迅速，直击灵魂；后者风格似火炬，似号角，鼓舞人心，催人奋进。血与火的淬炼，生与死的考验，慨当以慷的豪迈，震古烁今的忠诚，凝铸成一种独特的战争诗学。

整部诗集，呈现出五个鲜明的艺术特点。

其一，对“瞬间”的纵深开掘。诗集中的“瞬间”，不是轻盈、短暂的时间流逝，而是被炮火定格、被伤痛拉长的生命节点，是在短暂的爆破点中引爆的永恒的情感当量。这些诞生于生与死之间的诗歌，每一行都可能是“最后的情书”。死神有可能

瞬间降临，就像《一只被炸飞的脚掌》所描绘的，飞离躯体的脚掌，最终与“广场上空放飞的那只鸽子”叠印。《瞬间》所抒写的革命英雄主义，正是这样一种认清牺牲的残酷后依然选择“向死而生”的悲壮与坚定。那些“热爱生命/但生死关头总是不命”（《这样一群人》）的士兵，为了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，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。战友的牺牲，令诗人痛彻心扉。在《把一首诗在阵地上埋葬》中，诗人请求战友“深挖一尺”，“如果能够多添上一锹泥土/最好能够用力再拍一拍/让我感受到兄弟般的告别——”诗人这种向血火战场和心灵土壤纵深开掘的能力，让诗集中的每一个“瞬间”，都成为永恒记忆与永恒情感的载体。

其二，对战争意象的日常化转喻。诗人善于将最残酷的战争物证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温湿之物，这种转化不是美化，而是以诗意的想象完成对创伤的精神超越。譬如在《战争的钢铁》一诗中，诗人捡起一块弹片，“要把它打造成一把菜刀/让好钢用在厨房里”，甚至将剩余的边角“打磨成一把钥匙/打开故乡那扇久别的家门”。这种将战争工具改造为生活用具的想象，体现了诗人对和平的深切向往，也展现了诗人化刚为柔的语言能力。又如“我只能把弹壳种进花梨/等它们开出勿忘我”（《另一封遗书》）及“如果爱是文字和花朵/就必须先把那些矫情与伪饰一一剔除/不应该用被弹片犁开的村庄/当作大地绽放的玫瑰”（《弹片与玫瑰》），在这些诗句中，弹壳与花朵、死亡与记忆，形成了奇异的共生关系。即

使在《从春天到春天》这样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中，我们依然能听到战争诗的回响，看到战争意象的日常化转喻，“一块块锈迹斑斑的铁被重新锻打”，这“锻打”的意象与《战争的钢铁》中“一块好钢”的意象，形成跨时空的呼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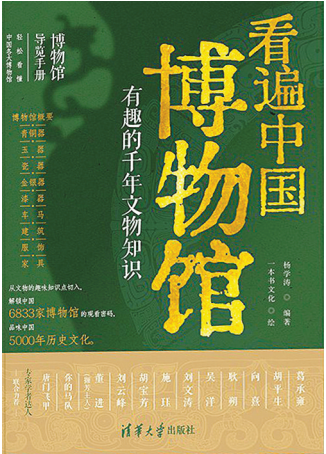
其三，对残缺身体的诗学书写。诗集《瞬间》书写的身体是不完整的，是被弹片、地雷、炮火摧残过的。然而残缺在诗集中不是衰败的象征，而是忠诚的印记与生命的证词。譬如《活着》一诗：“一个被弹片犁过胸口的人/走在阳光下就像一件晾晒着的旧军装”，在身体与衣物的比喻翻转中，军装成为比肉体更持久的身份载体。又如《猫耳洞》一诗：被割下的耳朵“听到的最多/你看到的最少”，感官的错位隐喻着战争环境下生存逻辑被彻底改写，而士兵依然以“耳朵比眼睛明亮”的警觉完成着守护的职责。在《老兵》一诗中，以裸体辨识老兵的方式令人过目不忘，“在光滑绵软的人群中/一个老兵与其他人/最明显的区别在于/他有一根骨头/一根倔强的脊梁骨”。这根骨头正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象征，是历经战火淬炼后依然挺立的忠诚之骨。这种将创伤美学化的处理，不是对战争的美化，不是浪漫主义的献祭，不是对苦难的消费，而是以诗的尊严，重新为牺牲赋形。

其四，灵魂对话与复调叙事。诗集《瞬间》充满了灵魂问答、生死对话，以及跨越时间的呼唤。整部诗集犹如诗人与牺牲战友的一场漫长对话，这从一些诗歌的标题中不难体会，譬如《轻轻喊你》《读遗书的妻子》《最后的情书》等，这种生者与亡灵的对话，是复调叙事常见的表现形式。诗集的复调叙事还体现在诗人与历史的对话中。譬如《翻开》一诗，揭示了和

平表象之下随时可能苏醒的暴力。《瞬间》还有着一种更宏大的复调叙事，即战争叙事与时代赞歌并驾齐驱。诗人从不回避战争的残酷，也从不容许对伟大新时代的热情拥抱和真诚赞美。诗集中的晚近作品如《航迹》《涨满热血的河流》《从春天到春天》等，是对新时代的真诚书写，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。战争叙事与新时代叙事，犹如双簧管，在诗人倾心写下的诗行中奏响。

其五，“忠诚”成为美学的底色。“忠诚”是《瞬间》的核心主题，也是这部诗集的情感底色和美学底色，呈现出多层次的情感结构。它既是对祖国的誓言，也是对战友的承诺；既是对逝者的怀念，也是对生者的责任。诗人告诉我们：忠诚的本质不是遗忘后的前行，而是记忆中的坚守。“我那山河般起伏的胸膛/就熊熊燃烧着三团火焰”“祖国，祖国就是身旁那绵延的边境线/就我中弹倒下时/死死搂在怀中不愿松开的半块活着的界碑”（《提起祖国》），诗歌将无数士兵对界碑的珍视、对祖国的赤诚表达得淋漓尽致。简洁、有力，拒绝矫饰的语言风格，与诗人自己和战友们的精神气质高度统一，体现了军人深沉、内敛，却坚不可摧的忠诚特质。

陈灿是一位战士情怀、人民情怀、祖国情怀和诗歌情怀炽盛的诗人，在他儒雅、理智、稳健、冷静的外表下，包裹着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。他“一手抚摸伤口，一手握笔写诗”，书写“可以拧出血来”的生命证词，为和平年代留下了珍贵的战争记忆。他的诗歌，以热血为锤，以忠诚为砧，锻打出革命英雄主义的锋利剑戟和激昂浪漫主义的时代号角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战争诗学和时代诗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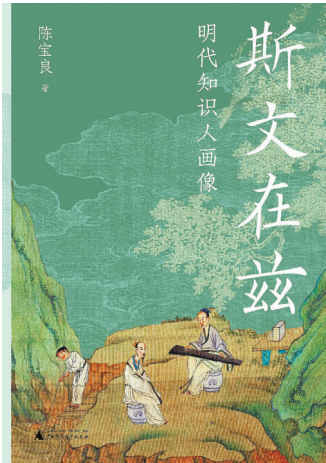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看遍中国博物馆：有趣的千年文物知识》

作者 杨学涛
出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
日期 2025年6月

暑假期间，孩子们又可以走进博物馆，欣赏历经千年时光的器物之美。不过，全国博物馆有6833家之多，去哪里看，看什么，怎么看呢？由杨学涛编著的《看遍中国博物馆：有趣的千年文物知识》可以帮人们解决这个问题。

全书共计十章，系统梳理了经典国宝文物，并通过“图解+插画”的方式，将文物分为玉器、



《斯文在兹：明代知识人画像》

作者 陈宝良
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 2026年4月

长久以来，大众谈及明代读书人，脑海里往往呈现几类单薄的形象，要么是周旋于朝堂、固守儒家经典的士大夫，要么是拘泥礼教、略显迂腐的道学中人，市井匠人、行商坐贾乃至闺阁女子，似乎与传统知识里的“斯文”二字相去甚远。明史专家陈宝良的《斯文在兹：明代知识人画像》，打开了观察明代社会文化史的新视角，旨在真切触摸明代知识阶层多元鲜活的整体面



《最后的江湖戏班》

作者 马宏杰
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 2026年4月

继口碑佳作《最后的要猴人》之后，纪实作家马宏杰沉潜八年，再度写下《最后的江湖戏班》。

马宏杰兼具摄影师的观察力和社会观察者的洞察力。诚如《读库》主编张立宪所言：“许多摄影师的才华只体现在画面的捕捉和构成上，而没有保留下、梳理出背后的时间脉络、人物关系和逻辑链条。这

■ 宁波好书

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

——从《方孝孺传说》说开去

郁林兴

方孝孺之名，读书人大概不会陌生。而他最令世人铭记的，我想一定是坊间流传的那段悲壮传说：燕王朱棣夺位后，命其草诏，方孝孺当庭抗命。朱棣怒骂要“诛九族”，他却凛然回应说：“便诛十族又何妨！”这段传说虽多有民间演绎的成分，却将方孝孺的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，深深镌刻进国人的集体记忆中。

作为民间文学领域的长期研究者，我对方孝孺的了解最初也源于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说。当逐字逐句拜读《方孝孺传说》整部书稿以后，我犹如穿越了历史的迷雾与传说的演绎，对这位明代大儒的一生有了更全面、立体且深刻的了解。

史志中的方孝孺，本就是一位足以彪炳史册的人物。为官，他清正廉明、刚正不阿，始终坚守儒家仁政理想，即便面对强权也绝不曲意逢迎；为人，他孝亲睦族、重义轻利，以自身品行诠释着传统士人的道德准则；为学，他博闻识识、学养深厚，师承宋濂却又自成一家，其“正学”思想影响深远，被后世尊为“正学先生”。在那个“君为主”的时代，方孝孺用生命践行了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的信条，其精神早已超越了时代的局限，成为中华民族气节文化的重要范型。

在崇尚传统文化的当下，各地十分重视挖掘、整理民间传说，尤其是名人传说，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，也是对地方文脉的延续。我深知这项工作面临着诸多困境：一方面，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多缺乏完整的情节脉络，可读性与传奇性不足，很难吸引当下读者

的眼球；另一方面，这些传说历经岁月侵蚀，早已呈现出碎片化甚至粉尘化的状态，多为片言只语的记载和口传，无法形成系统、连贯的故事体系，这无疑给民间传说的传承与推广带来了巨大障碍。

基于数十年从事民间文学研究、收集与整理，我认为，收集固然是民间传说传承的基础，整理则更为关键。这里的整理，绝非对原始材料的简单堆砌与复刻，而是在尊重民间文学原生性的基础上，融入合理的艺术想象与创作手法，使其更加完善和丰富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民间传说在当下焕发新的生机，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与喜爱。

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副主任，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推动全国性“中国故事节”活动的开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曾组织大批优秀故事作者，对《刘伯温的传说》《老子的传说》《白蛇传的传说》等经典民间传说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再创作。实践证明，将充分的艺术想象与深厚的创作功力相结合，才让这些流传千古的传说，以更加丰满的情节、更加生动的形象，走进大众视野。由此可见，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，不仅需要收集与整理，更需要融入适度的创作成分。如今，这一理念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，许多学者将这类融合了创作元素的当代民间传说，纳入了“新故事”的范畴。

当然，这仅是我的一家之言，部分坚守传统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学者，对“创作成分介入传说整理”的做法尚存异议。但事实是，若拘泥于“收集、整理、记录，绝无创作成分”的固有模式，当下的民间传说必然难以摆



脱碎片化、粉尘化、单一化、简单化的困境，无法真正与今天的读者产生共鸣，更遑论传承与弘扬——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近年来，我奔走于全国各地，努力传播民间文学“收集、整理、创作”三位一体的理念。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认知与实践探究，当我捧读《方孝孺传说》时，更觉其难能可贵。

在我看来，这部作品至少具备三大优点。其一，恪守传统的整理范式。书稿严格遵循民间文学收集整理核心要素，在每一篇传说作品后，均清晰标注了讲述人、讲述时间与整理者，既保留了民间文学的原生性与真实性，也体现了整理者严谨的学术态度；其二，兼具尊重民间口述和艺术创作两方面。书中收录的每一则传说，都有出处，并经过了作者的精心加工和适度创作，在尊重民间口传本貌的基础上，故事的可读性得到大幅提升，情节更加丰满曲折，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；其三，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。书稿的前言和附录，系统收录了方孝孺的生平事迹和历代关于方孝孺的文献记载、趣味诗词，以及方氏家族的迁徙历史、相关遗迹

分布等珍贵资料。尤为难得的是，本书视野突破既往范畴，将朝鲜半岛、日本等地关于方孝孺的传说与史料一并纳入其中，凸显了作品的文化厚度。

我敬佩杨小娣等一众宁海民间文学从业者，他们能够沉下心来，耐住寂寞，广搜博采方孝孺的传说故事、生平事迹与各类史料，历经艰辛终成《方孝孺传说》这部厚重之作。

从更深层次来看，《方孝孺传说》是气节传承的生动载体，书中不少传说饱含着方孝孺的浩然正气，必将推动“正学”精神在当代的传承与弘扬；本书也是对地方文献的重要补充，民间文学从业者对宁海及周边地区方孝孺相关遗迹、传说的系统整理，为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而传说与史实的有机融合，在民间传说的生动演绎与历史文献的严谨记载之间搭建了桥梁，让读者得以全方位、多角度认识方孝孺；同时，它还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，其整理与创作模式为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提供了宝贵的范例，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贡献了积极力量。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06429